

#112.6
2820V3
0652

傳習錄下卷一

答徐成之書

石華藏書
子孫永寶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囿於世久矣此
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
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
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
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
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
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
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

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

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旣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旣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

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辨。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

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辨
母遽。

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
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已
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
來承教。乃謂僕漫為含糊兩解之說。而細繹
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
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邪。僕嘗以為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

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
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
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
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
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
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
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
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
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
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

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扭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

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筌。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

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繆。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辨。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

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輿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今古。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

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以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旣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碣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

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寃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旣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與庵與庵之

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
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
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
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辨。以爲象山於文
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辨自信。曾何有
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
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
學未至於聖人。寧免大過不及之差乎。而論
者遂欲以是而益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
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

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爲涵養規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

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
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
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
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
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
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
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
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邪。僕今者之論。
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
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

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世俗之見。宏虛受之。咸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辨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南逢吉曰。吉嘗以此書請問先生曰。此書於格致誠正及尊德性而道問學處說得尚支離。蓋當時亦就二君所見者將就調

停說過細詳文義然猶未免分爲兩事也
嘗見一友問云朱子以存心致知爲二事
今以道問學爲尊德性之功作一事如何
先生云天命於我之謂性我得此性之謂
德今要尊我之德性須是道問學如要尊
孝之德性便須學問箇孝尊弟之德性便
須學問箇弟學問箇孝便是尊孝之德性
學問箇弟便是尊弟之德性不是尊德性
之外別有道問學之功道問學之外別有
尊德性之事也心之明覺處謂之知知之

存主處謂之心原非有二物存心便是致知致知便是存心亦非有二事曰存心恐是靜中存養意與道問學不同曰就是靜中存養還謂之學否若亦謂之學亦卽是道問學矣觀者宜以此意求之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略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

不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話此言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卽皆自以爲知學

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度求之影嚮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

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
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
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
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
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
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
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
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
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
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

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

學。此正不可不思想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

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
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
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
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
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
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
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
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
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
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

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免。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

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
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
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
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
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誥。
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
高明哉。允其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
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
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
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

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
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
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
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
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
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
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
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
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

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數。歎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充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爲朱子

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
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
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
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
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
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
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夾與
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
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

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已必喜之。損於己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帶。故今不敢縷縷。

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
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
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
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
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
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
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傳習錄下卷二

答人論學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

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
慧頓悟之機無恠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
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第。多少
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
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
亦無足恠。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
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卽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

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

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厘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

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卽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闕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

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

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

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

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
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
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
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
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
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
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
必又以其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
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
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
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
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
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
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
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
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
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
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
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

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

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戾，嗷嗷其言，有不容已者也。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

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

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
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
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
內博而寡要吾子旣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
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事物物皆得
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

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蔽。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辯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

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

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

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
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
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
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
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
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
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
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
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
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

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克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

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
知而已。此誠毫厘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辯
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卽物窮
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
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
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
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
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
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

何陋金一
一
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卽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

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卽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卽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卽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卽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卽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卽有是物。無是意卽無是物。

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以至字為訓矣。自大學格物之訓。文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

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
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
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
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
果卽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
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
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
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
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

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
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
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
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
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
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為於道未相脗
合。不為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清如何。
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
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

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

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厘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

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厘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

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致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

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

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

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
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
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
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
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
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
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
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
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

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執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卽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
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
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
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
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
可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
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
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
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
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

說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

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
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揚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
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略可以類推古今
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
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璧雍諸事似
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
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
夫明堂璧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
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

漢儒之知。乃覽於三代之覽。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璧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

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璧不璧。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

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惑。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馳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

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朏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是朏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嗚嗚焉危。

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
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
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
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
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
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
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
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
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

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非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守其親

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
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
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
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
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
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
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
美惡故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
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

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富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聞禮視夷之通禮

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
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
無有平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
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
其無聰。而耳之所步。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
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
脉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
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
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
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

衰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旣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

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
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旣遠霸術
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聰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
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
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
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
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
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
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
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

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

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
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
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
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
譽具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
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
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
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
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

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

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
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
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
日。則其聞吾技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
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
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
吾誰與望乎。

傳習錄下卷二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0334